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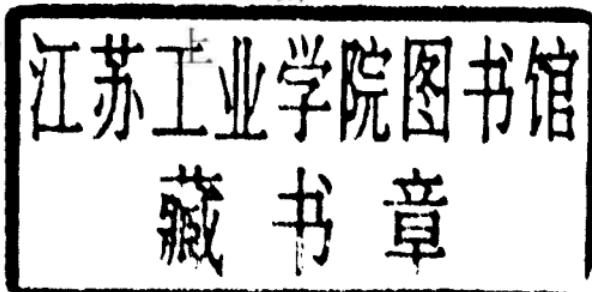
乱世鸳鸯梦

柳残阳 著

北方文叢出版社

“乱世鸳鸯梦”

柳残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 7 号

责任编辑:依人
封面设计:元力

乱世鸳鸯梦

LUAN SHI YUAN YANG MENG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公浴街 10 号)

北京市南华印刷厂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32 开本 787×1092 毫米 22 印张 440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一版 199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套)

ISBN 7—5317—0886—8/I. 872 定价(上、中、下)14.80 元

目 录

一、绿艺洞奇遇.....	(1)
四、“洗髓”绝密术.....	(10)
五、出道江湖.....	(30)
六、小侠女痴情暗投.....	(46)
七、抱憾为红颜.....	(65)
八、华山剑客.....	(82)
九、众矢之的	(104)
十、俏女子灵计解困	(134)
十一、珠缘	(173)
十二、报恩情 密意谈月夜	(188)
十三、凶僧绝义花娘子	(202)
十四、智夺屠龙剑	(217)
十五、巧遇	(230)
十六、图谋事 惊鼠窃魂	(246)
十七、认情郎芳心矢志	(270)
十八、探宫	(287)
十九、闺阁藏郎 怯羞作娇痴	(305)
二十、出宫	(322)
二十一、二女助奁	(339)
二十二、娇嗔试玉郎	(362)
二十三、偷袭	(385)

二十四、身陷冰窖	(425)
二十五、古洞秘录	(452)
二十六、如意一绝	(486)
二十七、群师会掌	(513)
二十八、虎功断魂崖	(549)
二十九、重震金刚	(577)
三十、缴斗	(604)
三十一、追魂	(636)

一、绿艺洞奇遇

杨杰 7 岁时母亲病故，父亲整天出入烟花巷，无暇顾及于他。姨妈见他可怜，就经常接济他。但姨妈家是做小本生意的，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也不能经常管束他。杨杰由于没人约束，时间长了，就越来越随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乎儿，杨杰已长到 18 岁。有一天，他兴致一起，偶发奇想，竟要游历起山河来。说干就干，他真的打点起行装，打扮一个怪模样，出外游历来了。

这一天，他来到一座苍苍莽莽的大山前，攀到半山腰，见一小小洞穴，就进去想休息一会儿。一到洞里，见这洞左又有一个洞与之相连，于是就迈了过去。进得洞来，洞左又有一洞与之相连，杨杰好奇心起，又走了进去，岂料又是同前二洞一样。杨杰就这样一连走了 18 个洞，才出得洞来。跨出最后一洞，杨杰未料到竟是另一番天地。只见一和尚坐在那里，象在念经，杨杰上前一揖道：“晚生杨杰，敢问大师这是什么地方。”大师道：“我乃悟天掌门，这是

洞庭湖北行三十里，唤做黑森林的地方。”杨杰道：“这怎么说呢，我难道还要退回去吗？”

悟天大师道：“施主若无要事，不妨与老衲同上少林住上一段时日，然后再定行止。”

杨杰略迟疑片刻，随即道：“我看也只有这样了。”

长叹了一口气，杨杰便随悟天大师朝黑森林外而去。二人好不容易下得山来，悟天大师步履稳健，毫无异样的感觉，就连汗也未曾流过一滴。

却见杨杰呼吸急促，斗大的汗珠也不时从额上滑落，衣衫也早已湿透，加上横疏疏的人群在一旁窃窃私语，使得杨杰极端的不自在。

此时正值旭日东升，街道上虽不是人潮汹涌，但许多一大早起床的人群，依旧不少。

杨杰低声问道：“大师！能不能给我买套身裳？”

悟天大师会意的点点头，随即领着悟朝一布庄行去。

“早啊！大师—”那名店东望见悟天大师身后的杨杰，当场怔在那儿，就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悟天大师微微一笑，说道：“这位施主想订制衣裳。”

店东拿出一条布尺，在杨杰身上量过之后，强笑道：“这位大爷，过三天您再来提货，一共是一两八。”

杨杰这会儿可傻眼，结果他只得以祈求的眼光，望着悟天大师。

悟天大师会意的付了银子，当先了出去。

杨杰追上前去，感激道：“谢谢你。”

悟天大师毫不在意，淡笑道：“钱财乃身外之物，施主

也不必客气了。”

杨杰摸了摸肚子，苦笑道：“我肚子好饿，不知……”

悟天大师接口道：“施主想吃些什么？”

杨杰道：“随便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填饱肚子的，我都吃。”

二人言谈之际，已行至一间小酒馆，小二见着他二人先是怔了怔，随即哈腰道：“两位大爷里面请！”

二人坐定。

店小二沏上了茶，说道：“两位大爷要点什么？”

悟天大师以询问的眼光望着杨杰。

杨杰往桌上一摆，口中说道：“来碗阳春面。”

“阳春面？”店小二道：“客官！咱们这儿没有阳春面。您点别的好不好？”

杨杰这身打扮，早已引起众人侧目观望，加上他那句“阳春面”又是一种怪异的词句，大家伙不禁低头交谈起来。

悟天大师一旁道：“小二，去拿一笼包子，三样小菜，另外拿过来酒。”

小二点头道：“小的立刻去张罗。”

不久，酒菜已上定。悟天大师指着桌上的酒菜，道：“施主请慢用。”

杨杰疑道：“怎么你不吃？”

悟天大师笑道：“老衲并不饿，施主你自己吃吧！”

杨杰咬了一口小笼包，笑笑道：“大师！你别叫施主好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名词太不习惯的。”

恒天大师道：“好吧！那施主尊姓大名？”

杨杰道：“我叫杨杰，大师你可以叫我‘阿杰’即可。”

悟天大师点头道：“老衲记下了。”

杨杰吃喝一阵后，抹了抹油嘴，赞声道：“这包子做得真好吃，料很宝，不像我们的包子难吃死了。”

悟天大师笑道：“阿杰！那是因为你肚子饿了，所以只要是能吃的东西，你都会感觉很好吃的。”

杨杰正想答话，却见一名老乞丐迎面走来，一屁股竟坐了下去。

这名老乞丐一身补个破衣，年约六旬，唯一最醒目的地方，即是她腰上系了一条绳，绳子上打了十个奇形怪状的结。

“好啊！老秃驴，有好吃的也不通知我一声。”

“小二！再拿两个来，我老丐可得好好敲他一笔。”

悟天大师笑笑道：“没关系！只要你能吃能喝，老衲请你就是了。”

酒丐用眼角瞟了杨杰一眼，低声道：“老秃驴！出土奇兵居然被你得到，这会儿你不怕被人抢了？”

悟天大师哈哈一笑，对杨杰道：“阿杰！这位是丐帮十袋长老，人称‘酒丐严长老’就是他。”

这丐帮的名词，只有在小说上才见得着，如今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眼前，杨杰不禁先声问道：“你真是丐帮的？”

老丐以怀疑的神色，问道：“秃驴！宝物居然还会讲话，那你不是发了？”

悟天大师笑道：“他哪是什么宝物！他只是一个人，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

“你想唬我！”酒丐似乎不相信悟天大师的话，伸右掌在杨杰的脸上，身上摸了摸，捏了捏。“秃驴！你说得没错！这小子真是一个人也。”

杨杰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当下强笑道：“能在我有生之年，亲眼见着丐帮的长老，也不免使我感到怔惊。”

酒丐瞪眼道：“小子！你这身打扮……”

杨杰接口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酒丐讶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杨杰长叹了口气，轻啜了口酒，并未答话。

酒丐待追问的同时，悟天大师一旁道：“老酒鬼！若你真想知道，老衲到是可以告诉你，只是……就怕说了你也不信。”

“没关系！你说。”酒丐以无比坚定的口吻，说道：“天底下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我老酒鬼没听说过。”

于是，悟天大师便把事情的经过，仔仔细细的说了一遍。

酒丐并没表示什么，但他听完之后，一把抓起桌上的酒，“咕噜噜”的干个精光。

许久……许久……

酒丐皱眉道：“秃驴！你到底有没有唬人？”

悟天大师笑笑道：“老衲也不能确定。”

酒丐瞪眼道：“你说这句是什么话？你不能确定，难道我能吗？”

悟天大师道：“事实上，阿杰告诉老衲这些事，老衲也不相信。”

酒丐转头道：“小子！你快快从实招来，到底你是何来路！”

杨杰叹道：“我没有说谎的必要，如果你们不信，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酒丐猛然喝了口酒，并未答话。

悟天大师笑笑道：“老酒鬼！你怎么说？”

酒丐耸了耸肩，苦脸道：“我老酒鬼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听过，唯独这小子所说的事，我打死不信。”

悟天大师道：“所以说了！吃饱喝足之后，你可以先走一步，老衲不会阻拦你的。”

酒丐怔道：“那你呢？”

悟天大师道：“老衲带着阿杰上少林。”

酒丐道：“你们一同上少林干嘛？”

悟天大师道：“阿杰如今像个孩子一般，眼前武林之中的事他一无所知，惹他只身一人行走江湖，定是危险万分，因此，老衲才想带着他上少林寺静美一段时日，可能的话再传授他一些武功，以免他在江湖上寸步难行。”

杨杰一听有功夫可学，心中也欣喜十分，然而酒丐却道：“秃驴！难道你要整个少林寺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悟天大师疑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酒丐皱眉道：“要是江湖中人，知道出土奇兵乃是被你得去，他们就是一人吐一口水，也把你少林寺给淹了。”

悟天大师道：“可是一—”

酒丐问道：“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阿杰与我们同样是人？”他不等悟天答话，接着又道“问题是此事除了你我知道之

外，尚无第三者知晓。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的袭击你。”

悟道大师沉吟片刻，凝结道：“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酒丐面容一整，正色道：“丐帮有二万徒子徒孙，不妨叫阿杰乔装成丐帮弟子，如此一来，也好避人耳目。”

悟天大师淡笑道：“老酒鬼，你喝醉了是不是？”

酒丐怔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悟天大师道：“我看你这身装扮，再高明的美容术也不能使阿杰搞成丐帮的模样儿。”

酒丐溜了杨杰一眼，嘿！可不是吗？要想找一套丐帮衣裳给他穿上并不是一件难事，可是，杨杰头上理的是一个小平头，短时间之内，是绝对长不长的。

他考虑了许久，这才说道：“这个问题，本帮的儒丐或许有办法。”

悟天大师道：“你是说儒丐金头脑？”

酒丐点点头，微笑道：“他可是本帮当家师爷，如果找他出个主意，我想……这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悟天大师道：“好吗！老衲听你的，就将阿杰交给你们与帮处理，不过……希望可别出了什么差错才好。”

“哼！这两个怪人居然决定我的去向，也不问我的意见。”杨杰心里这般想，口中忍不住的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听听我的意见？至少，我的去向该由我决定才是。”

酒丐哼声道：“你决定？你凭哪一点决定？”话声一落，他伸起右手单握住酒杯，但见杯口升起一阵白烟，杯内的酒业已蒸发得无影无踪。

这番举动，着实嚇了杨杰大跳，当下先声道：“你是变

魔术的？”

酒丐眉头一皱，反问道：“你没听过内功这个名词？”

杨杰道：“有。”

酒丐讶道：“那你还问什么？”

杨杰道：“我搞不清楚你在干什么，所以才会问。”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酒丐连喝了三大口，接着又道：“这也难怪！汉人一向是很自私的，他们在教授武功的过程中，一定会保留某些，许许多多至高的绝学因此而失传，我老酒鬼是完完全全的相信。

杨杰好奇的道：“刚才你露的那一手，练起来会很难吗？”

酒丐摇摇头，释道：“任何一个练过武的人，都具有这种能力，只是程度上的差异，火候的不同罢了！”

杨杰轻啜了口酒，不解道：“此话怎讲？”

酒丐道：“内力不足的人，可能杯中的酒只会温热，至于内力高强的人，就能使杯中的酒沸腾，而渐渐蒸发，其差别就在这里。”

杨杰含笑问道：“照这么说起来，你是属于内力高强的人罗？”

酒丐哈哈笑道：“好说好说，我这一点雕虫小技跟老秃驴比较起来，那可是差远了。”

悟天大师连连摇头，苦笑道：“你也太客气了，老衲这一点功勉强自保还可以，根本就上不了大场面。”

悟天大师开口道：“老酒鬼！别的问题先别谈了，眼前

最主要的是你准备如何安顿阿杰？”

酒丐沉吟片刻，凝声道：“我想先找到儒丐，那个老小子的鬼点子比较多，想信他一定能想得出一个妥当的办法。”

悟天大师点头道：“好吧！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处理，若有必要老衲效劳之处，不妨派个人上少林通知老衲。”他甩了银子，即转身离去。

杨杰等他走了之后，低声问道：“你们为什么如此注重我的事，其实—”

话声犹落，却见一名小气丐快步走来，酒丐连忙点头示意，一把拉着杨杰朝林外走去。

竹林喧外，停着一辆外表平凡的马车，酒丐急声道：“快上车，咱们还有好长一段路得赶！”

杨杰二话不吐，当下脚步一跨，已然上了车厢，“戈噔、戈噔”马车就在晃眼之间，便失去了踪影。

车厢内空无一物，除了一套气丐衣裳放在一张烂椅子外，其它的就哈也见不着。

杨杰略沉吟片刻，随即脱下身上的迷彩服，将椅上的气丐装换上之后，便坐在椅上静静地沉思起来。

马车驶了一段时间，杨杰眼皮一沉，恍忽这间即幽幽沉睡而去。

二、“沈髓”绝密术

睡梦中的杨杰，感觉似乎入眠不久，即被一名中年乞丐唤醒，接着又换上另一辆马车。一连换了三次，偌大的马车这时已来至一幢巨大的宅院。

酒丐严子然早已迎立大厅。

酒丐道：“我已差人去请儒丐金头脑，加上此处是我丐帮洞庭分舵，想踏进这幢宅院，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杨杰疑声道：“问题是这一路上，我根本没发觉什么异样，”

酒丐哼声道：“丐帮一连换了四次马车，绕了近两百里的路，才甩脱追兵，这会儿你却就没什么异样！”

杨杰讶道：“什么！你是说真的？”

酒丐道：“你被传闻出土奇兵，大家伙此刻都在找你，难道我还会说假话不成？”

杨杰道：“那我该怎么办？”

酒丐微微笑道：“待会儿等金头脑一到，你有什么意见，自己去跟他说，跟前你问我，我也搞不太清楚。”

金头脑儒丐已缓缓走了进来：“老酒鬼！你用十八道金道密令将我招来，又有什么事了。”话声一落，人已坐定。

酒丐嘿嘿笑道：“论地位，我老酒鬼可是帮中的长老，论年龄，你也不过四十出头，我老酒鬼哪一样不比你强？就算叫你立正，你敢稍息吗？”

金头脑斜瞟了杨杰一眼，随即皱眉道：“你别闹了，好不好？这会儿我手气正旺，好不容易赢了百儿八十两，到底是为了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酒丐道：“算了吧！哪一次你打麻将，你金头脑不是痛宰其它三脚，否则你这金头脑的招牌早就被人砸了。”他啜了口茶继续道：“我今儿个找你来，为的是他。”

“他？”金头脑溜了杨杰一眼，凝声道：“他怎么啦？是不是为我丐帮立了大功，要我写一封书面报告，然后请帮主替他晋升？”

“不是？”金头脑怔道：“那是什么？”

酒丐便把杨杰的事，叙述了遍，听得金头脑深感惊讶不已。

许久……

金头脑沉吟道：“你的意思是说……要我安排他今后的行程？”

酒丐点头道：“此事既然被咱们知晓就不该撒手不管，尤其是，让他只身一人行走江湖，绝不是万全之策。”

金头脑闻言并未管话，随即低着头默默沉思想来。他沉默许久，这才说道：“我想到一个人。”

酒丐接口道：“什么人？”

金头脑道：“十金老人。”

“这……”酒丐想了想，口中说道：“此人个性怪癖，常人若与其相处，阿杰不知能不能够跟他们合得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金头脑道：“这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酒丐不解道：“为什么？”

金头脑道：“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种韧性，只要你一旦下定目标，所有的问题皆能应刃而解，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酒丐想了一会儿，转头道：“啊海！你怎么说？”

“我？”杨杰微微一怔，苦笑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酒丐道：“无论发生在你身上是多么玄妙而不可理解，但你必须体识—这是永乐二年，大明朝年代。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得活下去，还是要生存下去。”

杨杰沉吟乍刻，随即断然道：“我知道！而且请你们放心，将来无论我遭遇多么困逆的环境，我想信自己一定能够咬紧牙撑下去的。”

酒丐面容一整，正色道：“这样就好！我老酒鬼希望你不要让家伙失望才是。”

“哈……”一阵憾天的狂笑声响，由远而过，堆地之间，厅内已多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他身着一套五彩衣裳，斑白的发鬓，加上那双张大的死鱼眼，说不出的怪异、诡谲。

“阴阳老怪！”酒丐惊呼了一声，随即干笑道：“今儿个真是本帮大喜之日，居然起了一阵大风将你吹了过来，真是幸会幸会。”